

随手拾起

朱一平



朱一平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犹如你爬山时随意拾起的那一片片的树叶，你会端详它，不是因为它的漂亮或是特别，而是因为它的真实自然。

这样的一本书，只为献给那些仍能静心感受生活的人们！



随手拾起

李四野



朱一平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随手拾起/朱一平著. —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3. 11

ISBN 7-206-04350-X

I. 随… II. 朱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1847 号

随手拾起 SUISHOU SHI QI

著 者:朱一平

责任编辑:翁立涛 整体设计:姚婵婵 翁立涛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中国·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:130021)

网址:www.jlpph.com 电话:0431-5649710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431-5382547

印 刷:长春市华艺印刷厂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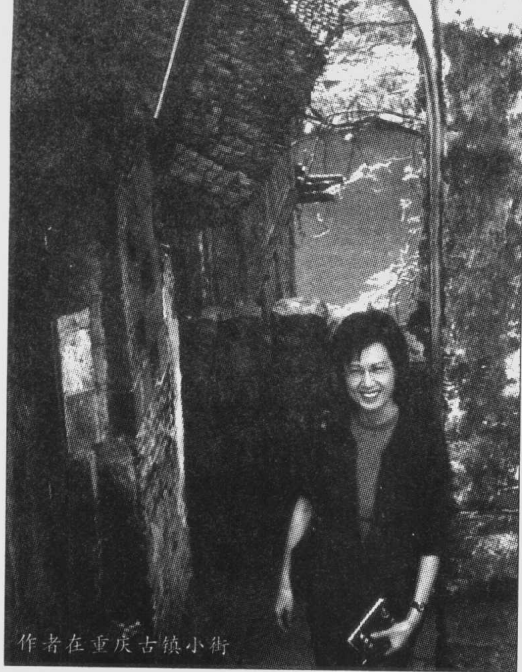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10.5 字数:100 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7-206-04350-X/I·290

版 次: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: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3 000 册 定 价:16.5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作者在重庆古镇小街

自序

ZIXU

好不容易攒一个集子,本想请名家作序,壮壮声色。但俗话说,表壮不如里壮。于是又想与其小个子撑不起大衣裳的滑稽,倒不如索性自然本色,自己替自己的习作写几句来得爽气便当。

我的文学爱好源自父亲从图书馆借来的那些世界名著。他不过为了逃避、对抗时代的席卷一切,心惊胆战、自得其乐地神游书中世界,竟不知这壁厢我已悄然禁果偷尝。其时在我上小学、十岁左右。虽然我的阅读还只能是囫圇吞枣、生吞活剥式的,却渐渐养成了对文学的迷恋。那是发生在 60 年代文化沙漠季节里的一个意外事故,噩梦挂着悬崖时的一个奇异的梦。兴许它就是我的宿命。

其后我动笔写东西比较少,一是由于阅读早熟,养成了眼高手低的陋习;二是长时期没攀上和文学有缘的工作。我与第一次文字工作结缘,是在成人高校编辑校刊。那是项理论性很强的工作,让我向来散漫的散文型思维备受折磨! 80 年代的当



时不像现在,一个不高兴就可以随时跳槽,那费力淘神的差事不但得忍着还得干好了。好在我工余写了点工余的东西,让我日渐枯竭的大脑滋润滋润,都是些练笔性质的散文、通讯、报告文学之类。后来,我到处敲门应聘时手里拿着的便是这些东西的复印件了。奔波的结果进了重庆一家报社。我以为这下子可以与文学沾上边了,没想到这次错得更远——我被分配去跑农村新闻,什么栽秧搭谷,什么再生稻、玉米团,更是让我不得要领!

到报纸的副刊部成了我最大的理想。经过努力,我到了专刊,虽然是以新闻为主,但内容要广泛得多,属于深度报道类,在这块园地上我还有点感觉,也出了一些成绩。同时我还不时给副刊写稿,这成了隔不掉的习惯。这种“生活在别处”的状态,引起专刊部领导的不满,甚至认为我写的文章编的版也不到位了,窜出了文学味儿,说我荒了自己的地,种了别人的田。于是我想尽办法,经过几年的努力,终于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副刊。到了副刊,才发现全国大部分报纸副刊不走红的时候,跑新闻正又时尚又实惠。所以有人认为我的弃新闻就副刊是不识时务。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,副刊头儿又认为我编的稿带有新闻色彩,不符合副刊的要求。经过两年多的磨合,我好歹算是胜任副刊工作了。

我的习作绝大部分是在跑新闻时候“顺手拈来的”——这也许就是我的特点。感应着身边的现实,心系云霄的风景,在感应与感动间游离,虽然两头都不着调,却也两头都搭点儿界……于是我把责任田(新闻)种好后,就精心耕作自留地,用笔





拥抱自然

名发表。为此有时竟也幻想,说不定我的文章还真因此有点与众不同,用京片子说即“个色”。因为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类,杂交的结果比“单性”繁殖的要好。

这些“随手拈来”的文章,都是在我本以为已和文学渐行渐远之时偶然得之。重新回味这些“豆腐块”,不由暗舒一口长气,想到文学一直都还在,感动一直都还在,心头一阵潮湿。哎,终究脱不了一个“千古文人梦”啊!也许正是这份对文学的挚着坚守,使我有足够的勇气把我的“小作”一古脑地呈现给你们。希望你们在阅读这些“由兴趣而成的文章”时能同样感受到一份一如我创作时所获得的来自文学的纯粹的愉悦,如果你们也曾同样为这些生活中的琐碎而感动的话,那就让我们共同缅怀吧!这样,这本书就有一点价值了!里面的文章就如同你爬山时随意拾起的那一片片的树叶,你会端详它,不是因为它的漂亮或是特别,而是因为它的真实自然。

这样的一本书,只为献给那些仍能静心感受生活的人们!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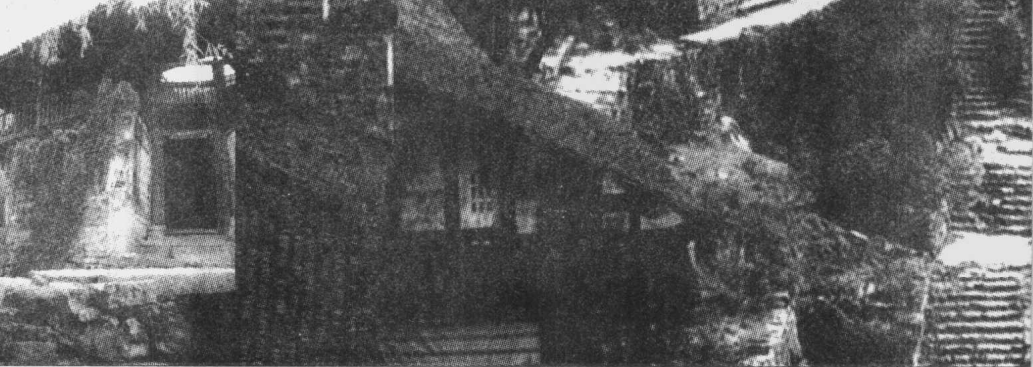


目录

心灵记录

- 倾听稚声 /2
去看沈从文的凤凰 /5
圣地应在远方 /7
思乡的方式 /10
心灵的家园 /12
在屋檐下露营 /14
终到梦圆魂聚时 /16
装修是一场战争 /19
走向神农架 /22
西安的另外印象 /25
美好时光留在青山绿水间 /28
偷听的歌永难忘 /31
斑点狗和我们一起旅行 /33
被小楷俘虏的母亲 /37
安顿亡灵 /39
黄桷埡人 /41
魂系凉风埡
——祭三毛 /44





目录

- 花溪月圆 /46
- “大哥大”该坐什么车 /49
- “汽车+暴走+露营”
——大巴山之旅 /51
- 爱看韩剧的理由 /54
- 养儿才知母亲情 /58
- 爱听我不懂的外文歌 /60
- 大三峡·小三峡 /62
- 看英雄·听新年钟声 /65
- 迟到的理解 /67
- 名字无诗意 /70
- 美丽未必是福 /72
- 同学会 /75
- 五月农事忙 /77
- 文峰塔·水井 /80
- 美丽的孤独 /83
- 母爱的无奈 /85
- 40岁的女人 /88
- 听歌不仅用耳朵 /90
- 捆绑美丽 /92
- 每周都过劳动节 /94
- 男人也是女人的学校 /96
- 不凡的酉阳 /98



随手拾起

005



目录

- 感觉培石新镇 /100
难忘巫山培石镇 /102
与丈夫一同过更年期 /105
乐乐,你还好吗? /107
我要美丽一次 /109
美好就在不远处 /115
春日走山 /117
雀雀·大鸟 /119
婆婆·媳妇·丈夫 /122
谁是假球迷 /124
荒地放狗 /126
黄山散记 /128
美好在统景 /133
难以忘却的长寿湖 /136
顽皮的回形针先生 /138
小巷春天 /139

巴渝风情

- 中山镇老街 /142
塘河悠悠 /146
回龙庄:豪华精巧古民居 /150





目录

- 拜谒无忌墓 /154
吊脚楼在诉说 /157
难忘黄桷古道 /160
世界级奇观奉节天坑地缝 /163
怡人的龙桥河 /169
龚滩老街 /171
千年古寨薅秧歌 /176
杰出的龙潭 /179
走向国际的龚滩 /181
男性生命崇拜——石雕群遗址 /183
西沱古镇 云梯老街 /185
得天独厚黄水镇 /188
弹琴蛙 /190
大风堡,真正的原始森林, /191
姚家古院 /193
栽连栽树 /195
中国一号母水杉 /196
从出土东汉陶狗看重庆猎犬 /197
磁器口:述说久远的故事 /200
宝轮古刹与千年古镇 /201
羊角烈女石 /205
龚滩之行 /207





目录

原始生态 土家风情 佛道文化
在千年武陵跨越世纪 /211
忠县记事 /215

大小人物

- 百年岁月 世纪长卷
——记国画大师晏济元 /220
- 永远的张鲁 /229
- 中西合璧晏老像 忘年之交留佳话 /235
- 独树一帜的靳明全 /238
- “世纪之星”郭文景 /241
- 不幸的女孩外婆驮你走进求知的圣殿 /243
- “金锚”船长彭代庆 /254
- 刘明孝与他的新形态国画 /256
- 初识国画家孙泳新 /259
- 与泥土握手
——记唐尧夫妇 /261
- 长江情系三峡魂 /263
- 对联老人罗子南 /266
- 追逐阳光和鲜花的人 /269
- 山野深处有个夫妻导航台 /272
- 白领贺老六 /275



随手拾起

008



目录

- 阿辉没有走 /278
吕尔扬的长江情结 /281
自信者朱兵 /283
这里并不静悄悄 /286
“老师妈妈好！” /288
何处安顿漂泊的身心 /291
融进鞋垫里的鱼水情 /293
寻找小巷的人 /295
打鱼人家 /297
初出歌坛时的陈琳 /299
吴平积的绿色情怀 /302
他活跃在 T 型舞台上 /304
养鸽人 /306
白马山上黄师傅 /308
培石移民第一家 /310
蔚华及其“呼吸乐队”的男伙伴们 /3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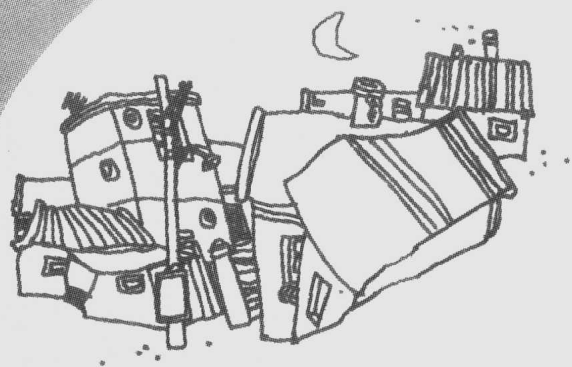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目录

- 阿辉没有走 /278
吕尔旸的长江情结 /281
自信者朱兵 /283
这里并不静悄悄 /286
“老师妈妈好！” /288
何处安顿漂泊的身心 /291
融进鞋垫里的鱼水情 /293
寻找小巷的人 /295
打鱼人家 /297
初出歌坛时的陈琳 /299
吴平积的绿色情怀 /302
他活跃在 T 型舞台上 /304
养鸽人 /306
白马山上黄师傅 /308
培石移民第一家 /310
蔚华及其“呼吸乐队”的男伙伴们 /312





心灵记录

随手拾起——心灵记录

倾听稚声

我曾为家住托儿所旁而懊丧。

每天早晨，正是晚睡晚起的我清梦接近尾声的关键时分，妈妈早点来接我，妈妈你一定早点来接我！妈妈你一定来接我！……孩子们大声武气地向妈妈的道别声、叮嘱声、哭声、喊声总是打断我的梦境，让我的梦总是没有结局，总是睡不成懒觉。

家是不可能随便搬的，我和这托儿所相临已经好多年了。从孩子们早晨的道别声，深夜的哭诉声，我能辨别得出岁月已交替，新学年又来临，又一批孩子第一次离开妈妈来过集体生活。那些脆弱的小心灵，总以为早晨的这一别，总是与妈妈永别，总是发出生离死别般的哭喊声。这哭声极具感召力，不仅使新入托的孩子集体大哭，甚至惹得已入托一年半载的孩子也加入这“晨曲”之中。

更为恼火的是新学年的深夜，全托的孩子梦见妈妈而惊醒，一见自己不是睡在妈妈的怀抱，而是独自睡在陌生的小床上，于是“我要妈妈”的哭喊声炸起，惊醒其他孩子，于是，深夜响起“我要妈妈”的“合唱”。每学年，总有几个一直坚强不起来、感情特别外露的小家伙，而且听声音是男孩。几乎每天早晨，男孩总是高声地对妈妈千叮咛万嘱咐，“妈妈你早点来接我！”“妈妈你一定要记得早点来接我哟！”有几次，男孩在反复叮咛后，



还遥对着渐渐走远的妈妈扯声卖气地嚷道：“妈妈我想你！”有一次，一男孩子刚大声喊出“妈妈我想你”后，我们这栋楼一男士接嘴道：“我也是。”我哑然一笑，困顿全无，沉浸在感动与好笑之中。

妈妈们总是信守承诺，每天下午早早地便在托儿所前守候，拎着孩子们需要添加的衣服、糖果、玩具。放学了，孩子和妈妈像是分别了一个世纪，奔向对方，又是亲又是搂抱。

看着这人间亲情，我思绪万千。曾几何时，我们这些翅膀长硬了的“大孩子”，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离不得母亲，我们巴不得挣脱母亲的怀抱，去自由地飞翔。殊不知，掐断了线的风筝不仅不能飞翔，而且还会坠无归巢。

我就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。由于我工作的地方离母亲家远，加之确实有些忙，便很少回家探望母亲。随着母亲年岁渐高，越发想我常回家，而且，每次回去，母亲总是备了好菜好汤。有时我长时间没回去，父亲便会写信，说母亲准备了饭菜倚门而望直到失望。我虽内心歉疚，也力争多回去，但内心也偶感拖累。

如今，父母相继去世多年，而我对他们的想念却与日倍增。我常常梦见母亲倚门而望的情景，梦见父母年老体衰而无助的样子……醒来，我泪流满面。当我失去父母时，我才明白，父母对孩子是无私的奉献，而孩子对父母是有限的回报。当我们年幼时，父母尽其所能。让我们上最好的学校、吃最好的东西、穿最好的衣服。我们曾以为父母是我们永远的依靠。我们一直以为父母是大人，不需要我们的关照。就没想到他们老了，俗话



说：老小老小，父母操劳一生，体弱多病，身心已脆弱无援，需要长大了的我们去抚慰、去关爱。年老的父母也像幼儿园的孩子，离不开我们，眷念着我们，也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。只是父母不会像孩子那样哭、那样喊。

当父母健在时，我们不仅应常回家看看，还应牵着父母的手到处走走，还应在父母走不动时，背一背……这些，都是父母曾为我们做过的。

我不再讨厌孩子们的哭喊声，因为其声天籁，是人类最本质的情感宣泄。

